



老婆坐过很多车，从来没坐过这样牛车拉着的汽车。她跟儿子说：

——牛顿，回到家要谢谢爷爷，爷爷让你坐了一回六个轱辘的牛汽车。

儿子啥也不懂，但他还是被这怪异的情景弄乐了，像翅膀没长好的小鸟一样甩着胳膊叫：

——车！爸，车！

他不吭声，看着父亲缩着脖子坐在牛车上，在汽车灯光里，仿佛全世界的雪都落到父亲一个人身上。父亲越长越矮，越长越小。老婆看他直愣愣地盯着前面，觉得不对劲儿，就看见他眼睛里聚了一大团光，越聚越大。她让儿子别叫，抽出一张纸巾递给他，说：

——要不，你给咱爸拿床被子过去？我猜他会冷。

他擦了眼，对老婆笑一下，抱了抱老婆和儿子，夹着一床被子下了车。两辆车都在走，速度不快，他下车几乎悄无声息。他悄无声息地走到牛车的右前方，坐上去，把被子展开披在他和父亲身上。

——你怎么来了？父亲说，赶快回车上去。我不冷，你看，这棉花是新棉花做的，你妈买的最好的棉花。

——没事，我就陪你说说话，抽根烟。他给父亲点上烟。

车晃晃悠悠往前走。雪继续下，前面村庄里的鞭炮声越来越响。

——你们大老远回来，还遭罪。父亲依然充满满意，牛走得慢，别着急。他们娘儿俩不冷吧？

——不冷。他说，爸，你记不记得，我念高一那年，放寒假时下了大雪，两尺多深，没到膝盖以上。

——怎么不记得。几十年没见过那么大的雪。又二十年了，也没见过。

——你赶着牛车去县城接我，吱吱嘎嘎走了一上午。同学都羡慕我，放了假就能回家。别的车都跑不动。

——那牛我养了十年。再没喂过那么好的水牛了。

他记得那头牛的模样，暑假回家他就牵它到野地里吃草，来去都骑在牛背上。他也想得起那年的大雪，像棉花包裹了整个世界，那真叫大。他听说只有东北才会下那么大的雪。工作后，他特地争取了一次冬天去黑龙江的出差机会，就为了亲眼看一看东北的雪有多大。他很失望，即使被当地人称为多年不见的大雪，他也觉得没法跟他十六岁那年的大雪相比。

父亲被烟呛得咳嗽起来。

——我知道，父亲说，你还记恨我。

——记恨你什么，爸？

——你只念了二中。

——没有，爸。我从来没想过这事。你多心了。

——记着就记着吧。这事是怨我。那时候我哪里想到咱家老祖坟上还能长出你这棵蒿？也没想到就一车麦子的时间，人家办事就停了。这些年我也在懊悔，想起来才就疼。

父亲说的是他当年报考初中的事。那时候他念五年级，成绩很好，老师忙了他会帮老师给同学们上课。那天他替做副校长的语文老师给同学讲试卷，下了课他去办公室交样卷。副校长正在填一张表格，上面是他同学的名字。那同学是学校一个老师的女儿。副校长说，他在给那女同学办理跨学区中考手续，办好了她就可以直接往镇上的中学考了。按学区划分要求，如果不办这个跨学区中考手续，只能考本学区的联中，就在村子西边。联中的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当然不如镇上的中学，那里既有初中部也有高中部，全镇最好的老师都在那里。他问：

——老师，我能不能申请跨学区中考？

副校长很喜欢他，说：

——可以，我试试，看能不能再拿到一个名额。不过前提是必须家长同

意，走完一套程序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中午十二点我就得把材料报上去。你现在就让你爸来学校，马上。

他一口气跑回家，门锁着。邻居说，他父母在麦田里。他马不停蹄又往麦田跑，正赶上他们刚往平板车上装好麦子，准备拉回打谷场。他说老师让他去学校，急事，现在就去。

——有多急？父亲有点烦躁，一趟趟运麦子累得他脚底发软。他们家那会儿没有牛，只能靠人来拉车，父母的肩膀被绳子磨出的红印子要渗出血来。天不好，眼看着一场雨说来就来，他们必须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运回去。父亲说，能比天要打雷下雨还急？

他跟父亲说不清楚。只能一路哭着跟在车后，等麦子运到打谷场上，卸下来，堆好，才一起去学校。进校门时是中午十二点半，打铃的老马说，副校长刚走，临走时还说，等不到了那就是命。迟了半小时，也许只有十分钟不到，他失去了考镇中学的机会。中考他进了村里的联中，成绩全校第一，那成绩放到镇中学也是前三名。再后来，成绩不如他的女同学考上了县中，他在联中成绩最好，也只能考上县二中。二中又不如县中好。他考取的大学离他理想的大学还有不小的距离。

真的是一步出问题，步步出问题？在联中里他怨恨过，到了二中，还真没想过这事。

——爸，刚才她要看二中，我没下车，跟这真没关系。他说，我感谢二中还来不及呢，在二中里我才知道跟别人的差距在哪里。

——那就好。父亲半天才说。牛车拐了一个弯，又一个村庄的灯火亮起来，鞭炮声连绵不绝。再给我根烟。

他给父亲点上烟，掸掉父亲帽子上的雪，牛车就进了村。他听见老婆在车里大声叫：

——牛顿牛顿，咱们进村啦！

牛车下了中心路进巷子，他看见家门口站着个人。邻居的焰火升上天，照亮母亲的脸。父亲对母亲喊：“回来了！”母亲迎过来。更多的鞭炮声响起，谁家聚在电视前看春节联欢晚会，一群人跟着电视里零点倒计时数数：

——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——

砰！盯紧了北京时间的那朵烟花精准地飞上了天，大雪笼罩村庄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106）



没有办法，舒莞屏眼睁睁看着两位“通嘴子”继续东行，自己与憨儿和武士滞留营中。一天太过漫长，舒莞屏出门闲走。他转到那个窗扇闭合的小屋前，伫立了一会儿，又向南走去。他想起了水塘边的算命女人。身后不远处是憨儿和两位武士。他终于明白：这三个人是不会离开自己了。

晚宴时，舒莞屏稍有兴致，谈到了操演场那些令人眼界大开的西洋火器，还有中途的海猪奇观。“啊啊，除了季节不合海猪少了些，操演场正有一场演练哩！”副统领十分得意。舒莞屏问：“大人为我们备下一条篷船怎样？他们几位能来营里一次实在不易。”副统领拍腿：“那有何难！”舒莞屏对憨儿几个说：“还不快向大人敬酒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篷船备好，随船的是辛辛阿二，携了沉甸甸的食盒。上船后，舒莞屏对他们三个说：“你们好生见识一番吧，从开头看过演练，都是从没见过的新火器，好大的阵仗啊！”随着深入水道，两边红色蓼叶和层层蒲荻多起来。憨儿说：“这里蹿出妖怪也没什么惊奇。”正说着传来凄长的叫喊，一群群沙锥惊得飞起。阵阵叫声像老人发出，粗哑哀绝。“每到入冬前总有这种怪嚎，不知是走兽还是飞禽。”辛辛阿二说。后面的桨手接答：“有两腿直立的老灰妖，它们能把小孩抱走，兵士用箭射杀，它全然不理！”大家一阵惊骇。“这里的春天和初夏是海猪的

天下，那才叫悍蛮哩，吭哧吭哧喊得像打雷，传到操演场那边，兵士们就和它隔空对骂。”辛辛阿二说。

篷船停在汉口栈道，要从这里去操演场，有人拉着几匹马候在那里。辛辛阿二领人上岸，舒莞屏没有挪动，只对他们说：“我在这里饮茶等你们。”憨儿和武士回头看着，有些犹豫。舒莞屏向他们挥手：“你们去吧，别再耽搁！”辛辛阿二催促三位上马。武士在马上回望几眼，还是打马去了。船上只剩下舒莞屏和两位桨手。他们从食盒中取出糕饼和杯盏。舒莞屏为桨手不停地添酒，看他们大吃大嚼。桨手脸色紫红，舒莞屏为他们再添满满一杯。远处林中又传来声声野嚎，舒莞屏说：“咱把船划得近些，我倒要看看嚎叫的是什么怪兽！”

篷船往前划行，凄厉的嚎叫仍在前边。舒莞屏将裤脚扎起，抄起一把弯刀，攀着水柳根须登上岸去，回头叮嘱：“切不可离船，在这里好生等我。”两位桨手答道：“大人放心便是。”舒莞屏转身踏入苇蒲，拨开纠缠的荆葛，四周惊起无数蹿蛙。船与水道很快掩在身后，他不再细看脚下，只顾大步往前。从太阳的方位判断，此刻约为上午九时许。他知道，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走出这片沼泽，不然就无法夜行。稍做一番计算，先要穿过山北村落，然后才可攀越丘陵地区，这就能在天亮前跨越山垭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裸树

（连载60）

○陈彦



“你一个人去？”
“不，带上存雨。”
“那是要彻底离开村子呀？”
“唉，闯闯吧，好多年轻人都出去了，有的还真闯出息了呢。”
“也好，出去闯闯，总比死守在这儿瞎折腾好。”

随后，就听说存星带着温存雨离开北斗村了。为这事温如风还骂了他一顿，问他给他妹夫嚼啥牙帮骨了，跟他看了一晚上星星，就把他妹子带走了。搞得安北斗还无法可接。倒是花如屏说，存雨他们早就想出去打工了，怪人家安干事啥事。

温如风在蒋存驴死时，是顾全大局，才又给了一个月宽限的。按照宽限期，也快到行动的日子了。他继续把大炮筒子对着老鳖滩。焦距调了又调，终于找到了温如风家的前后门。他扑哧笑了，怎么老瞧见花如屏懒洋洋地端着尿盆上厕所？过了一會兒，温如风也出来了。是从堂屋将吊面的架子，一个个搬到了场院里，并一排行整整齐齐排列开来。这货心细，说面架子放在外面，有时半夜被闲人一脚踹倒，骨牌一样一倒一地。有时干脆就不见了。因此每晚都是要扛回去的。这两口，绝对是一对儿过日子的好手啊！他还真是有点羡慕人家的小日子呢。

他确实不想盯这个梢了。他 also 知道自己为啥被人瞧不起，包括妻子、丈母娘、岳父甚至女儿。安妮就曾问他：“爸，你是不是个跟屁虫？”一个堂堂的大学生，怎么就活成了电影里那些偷偷摸摸、跟出溜进的戴个鸭舌帽的“小特务”呢？亏了自己没戴帽子。

眼看到立夏时节，整个勺把山上的阔叶林带都茂密得蓬住了天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现在就是最疯狂生长的季节。从山头望开去，除了盘龙一般的逶迤河道被粼粼清波荡漾着以外，群山苍翠、万树俯仰。奇花异草、百色虫鸟也都争奇斗艳、竞相舞动鸣唱着。一群野蜂甚至让他想起了在大学时，学生乐团演奏的《野蜂飞舞》，充满了生命的跳跃与灵动、声音的狂浪与奔放。而他现在就置身于这群欢乐无限的野蜂之间了。它们追寻着无尽的花蕊，在嬉戏狂欢，声音动作都带着春天的节奏。而躺在杜鹃、凌霄、紫薇、金银花丛中的他，就是这辽阔舞台上的唯一观众。同时他还新奇地感到，浪漫的野蜂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，在天地间编织了一个巨大的笼子，他在笼里，而它们置身笼外，自由而放浪形骸。他知道这七座山上除了没有虎、豹、黑熊这些伤人的大动物外，山羊、麋鹿、麝子、锦鸡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连娃娃们都敢钻进半山中的扑蝴蝶、逮画眉、捉刺猬、躲猫猫。他们自小是在勺把山上溜大的，那时到山顶砍几捆柴火，朝沟里一放，骑在上面，喊一声走，柴火捆子就跟长了耳朵一样，十分听话地把他们运到山脚下了。坡度缓急刚好，即使把

谁栽下来，打几个滚，就能随手抓住藤萝树根，爬上去再“出溜”就是，很少见谁摔得腿断胳膊折的。

就这样一座一早便百鸟朝凤的山岗，浓雾还缠绕着它的腰肢时，就听雾里有人喊叫起来：“用绳子拉，前后左右两丈远一个灯！”

“注意，都必须安在山下能看见的地方，有些端直朝山顶上安。”

“一个灯八十块，安不好把你脑壳换上！”

安北斗听出要换人脑壳的是孙铁锤的声音。

紧接着，只听山林里的雀鸟吓得丢了魂似的满山乱撞起来。“点亮工程”终于推进到勺把山上了。

安北斗扛着他的大炮筒子，快地避过满树林乱钻的太阳能灯泡安装队，端直下到老鳖滩去了。

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南归雁的。问他咋老不在服务区，他只噢了一声，并没回答。南书记叮咛他得昼夜鏖战，一定要盯紧温如风，小心关键时刻出纰漏。他只回了一声知道，就挂了。

他也准备去跟温如风好好聊聊，得掌握动向。

自蒋存驴死后，他还没正式跟温如风照过面呢。镇上闹那么大的动静，北斗村几乎人人都去灵堂转过，唯有他和花如屏没去。温如风死见不得叫驴那个货，并且一直怀疑，他家被盗的那半棵树，叫驴脱不了干系；他挨黑打，叫驴脱不了干系；村里出的那些瞎瞎事，也没有一件叫驴是脱得了干系的。即使不是他亲自干，他也是孙铁锤和何黑脸的走狗帮凶。叫驴的死，兴许能让温如风熄灭一些肚子里窝的火呢。

谁知安北斗刚把大炮筒子一放下，说想讨口水喝，温如风就上火了：“你们厉害，是你的功劳吧？把叫驴都打扮成什么勇士了！猪在圈里捂不白，羊在坡上晒不黑。你们竟然把叫驴捂白了、晒黑了，厉害！那倒是个垂子、鸡巴、狗屎、毛蛋、屌卵子！”他一口气骂了一堆脏话。

安北斗还不好硬扛，就婉转地说：“人都不在了么。”

“人都不在了，栽死鬼的魂还在。日夜还在勺把山上叫唤哩，比野驴蛋让夹住了都难听。”

“存驴……是为追逃犯死的。”

“他自己就是个逃犯，还追的什么逃犯？派出所何茄子是黑了路了，老跟叫驴这些罪犯卷在一起，摔死活该！你们还把他弄成狗屁勇士，埋在烈士陵园脚下了。烈士陵园是当年红二十五军被打散，路过咱村，钻到勺把山里，让像叫驴、孙铁锤这样一伙瞎屁知道了，把人家几个娃娃，活活下石头塌死在石灰窑里，听说最小的才十四岁。你说这都是人干的事？但凡是一个人，你不给娃们弄点吃的，哪怕撵走都行嘛。可这些货，生生把人砸死了，多惨哪！人家是啥英雄？叫驴是啥子毛头灰，能把他埋在那里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